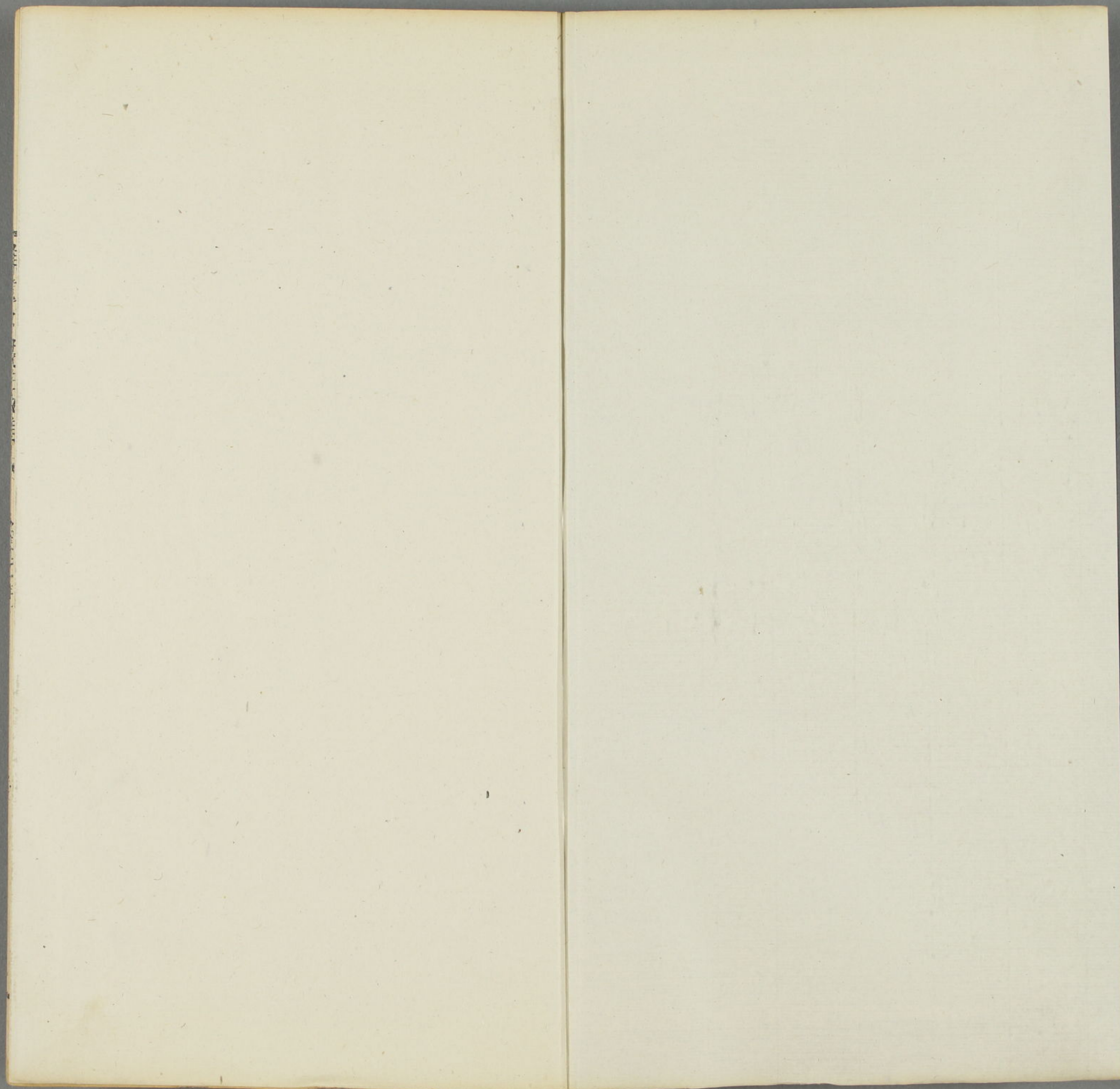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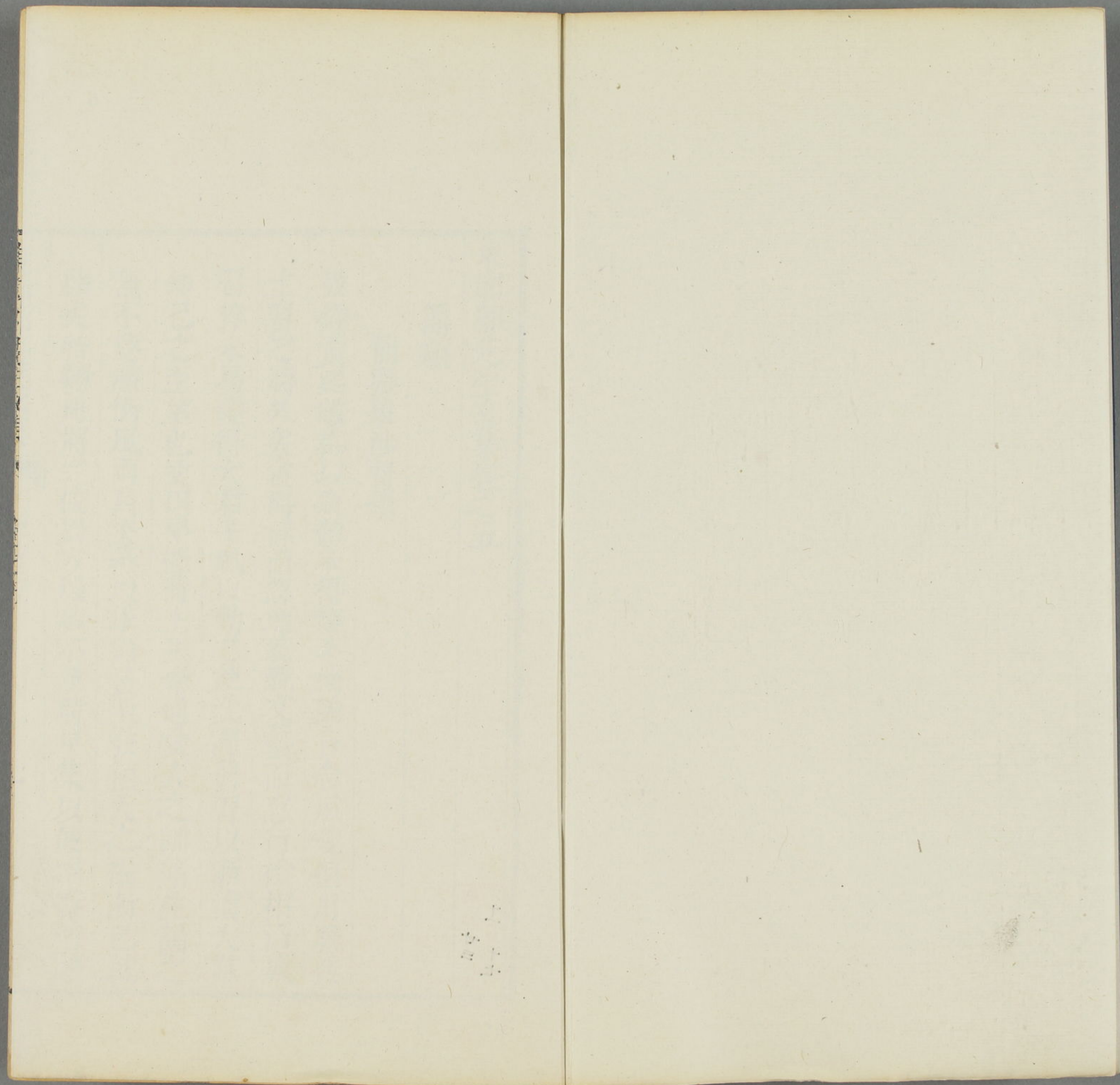
✓ 16  
2823  
6













門  
2823  
卷  
6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五

簡類

簡張東沙督學

教鐸責臨敝郡以病體未得趨奉緒論言念夙愛恒用瞻跂  
士習之漓久矣貪爵祿而忽道義競文藝而怠行檢相沿成  
習粹未易變得大君子風以動之使洗濯舊習以漸漬大猷  
知己之至望也丈田事極荷主張學道愛人之訓諸生誦之  
無不感激衝風雨冒炎蒸以求無負至教賴天之福漸已就  
緒矣特類冊將完校對方殷若不及時早集以便編審則曠

昭和廿三年  
十月十七日  
購求



日持久不免以舊冊徵糧每圖之虛賦將及百兩積貳百餘  
圖不啻萬金而奸民猾胥仍食萬金之利矣欲望臺下俯矜  
民隱將督丈諸生考畢先令各執其事曲加獎掖以堅其初  
心其超然嘉遜者以禮禮之使相與砥礪以濟大艱合邑萬  
姓之感也中間疑沮毀謗勢所不免有不便其私者有媚其  
成而忌之者有輕信而吠聲者然秉彜在人从當自定天有  
顯道鑒戒不爽是緝緝者徒取不韙耳夫其苦之味亘古今  
一也當其惡寒發熱則其苦易味然自無疾者觀之正可閔  
憐今郡侯別駕節推諸君皆洞燭時弊察見底蘊幸博詢而  
審斷之病體尙未愈近以長兒受室賓朋應酬復爾大作力  
疾布此申候便間幸有以藥之

復王純卿侍御

承示及諸鄉衮多以丈量爲不便約赴愬所司以沮其成而  
欲生博採衆論以處之使衆慝不作而人心一是豈獨休戚  
相關之念合邑困窮其皆拜大賜矣虛糧之害吾邑甚於焚  
溺當戶役者破家亡身不可名狀故哀訴于朝求丈量以拯  
之生歸至螺川適聞其說過不自量資助未議亦少盡被髮  
纓冠之情以爲邑之君子當必同此心而不虞其若是異也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五  
今既曰督丈諸友通賄曲法任意增減則請諸公備開其詳  
某戶富民減糧若干某戶巨賈減糧若干某戶士夫虛增步  
數若干虛增糧數若干或查諸冊或踏諸田當減則減當增  
則增天理王法凜不可紊又何含糊支離肆行萋菲盡舉丈  
量而壞之使困窮之水火益深益熱不亦大忍乎蘓山范大  
叅謂七八千虛糧非丈量何以尋究若士大夫果以爲田少  
糧多者則差官覆丈虛實自辨應占年兄謂請將生與彼貳  
家之田及諸公稱枉之田及督丈諸生及富民巨賈有弊者  
逐一差官覆丈計止及槩縣五分之一亦不久勞而可辨矣

不識高明之見以爲如何所論編審之宜須丁糧相應而良  
善士夫稍加優異雖俟齋公未相見然料必有同然者事之  
成敗自有定數在生輩初何加損特爲困窮冤苦耳若得惠  
仁言以解羣公方熾之鋒以救困窮垂絕之命陰德莫大焉  
對客草草奉復幸終教之

上黃石龍宗伯

秦郡守至獲拜教言隨力疾寄謝未審登徹否帝心簡在入  
贊禮樂之柄爲夷爲夔致 聖主於唐虞此明公所素蘊也  
三重之教曰德曰位曰時斟酌時宜不大聲色以協百辟而



靖兆民使中和位育之效於吾身親見之師門未盡之業善類實胥望焉不肖之軀未敢自棄時與同志交砥互礪以求無負至教然稍涉勞頓則病勢復作薄命所限其亦有定乎勤保荷維持久已具覆而題允尙未見此或銓司有所遲疑渴望明公一終之自謫宦以來不敢作政府書入京城雖元老皆舊寮桂洲公有世講之契亦未嘗一達恐涉干進以玷師友念明公以道義相許而今之所請在退而不在進是以曷陳其衷儻沐仁言得以靜養元氣消融苛毒異時精力稍充堪任驅馳敢忘斯世以孤國恩臨楮無任懇切伏冀德昭

汝中諸同志皆法器也願垂倡率以幸來學

簡張石磐汝立

西歸未獲執別恒用馳跋歲聿云暮倍深居諸之感柴桑老翁所謂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每一誦之毛髮悚然願與高明圖之此翁優游邱壑無用世之地其汲汲欲騁而自勵者只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以求不墜先師之訓不必建功立業乃爲有述執事以爲然否憶昔侍改齋兄陟降龜巖慷慨相許正欲脂車策驥共追千里故鄙詩曰珍重離居思自勵山靈解勘歲寒盟今改齋已全



歸英氣耿耿與日星相上下未知後死者畢竟何如山靈歸  
然獨對朝霞得不爲所柳榆以無愧改齋實所至願願執事  
時箴規之無我遐棄使獲洗刷舊愆如歲必遭培養新得如  
春方至慶幸孰大焉

答王子成

中秋與汝光及兒輩待月池濱雖間有雲開月出時終是旋  
開旋蔽無由洞見水壺寶鑑之體因嘆吾輩用工亦多是此  
等症候然雲之蔽月非月之罪也私欲之蔽其良知乃是吾  
輩自相招引自相停留其罪將孰委乎來札自昏自污之旨

此吾輩之藥石也願推與同志共服食之前有簡達玄妙約  
與起元同來書屋使兒輩得終教而文旌已歸旦夕能如所  
望否

簡君亮伯光諸友

病體未得愈坐闕馳候辱誨愛懇懇若桐瘰在身而望其瘳  
敢不佩服以報近汝止尙謙德洪中諸兄枉教扶疾而卧  
聽之迺知向來起滅之意尙是就事上體認非本體流行吾  
心本體精明靈覺浩浩乎日月之常照而淵淵乎江河之常  
流其有所障蔽有所滯礙掃而决之復見本體古人所以造



次於是顛沛於是正欲完此常照常明之體耳夙夜點檢益覺警惕無由面訂有懷耿耿惜陰嘉會正恐以久而玩故欲協建書舍以宏居肆成藝之規幸加意作興以底于成績不勝至望力疾口占命兒代啟時因便風無惜璫音

復夏太僕敦夫

秋間辱惠洛沂亭記及示滁學諸生訓語殊感誘引之勤顧揆諸鄙心若有不安者以迎醫治疾未能以請使至復屢軫問不以踈簡爲譴是以輒呈固陋以求指誨夫良知之教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明靈覺而言書謂之明命易謂之明德

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徃而非良知之運用故戒慎恐懼以致中和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擴充四端則可以保四海如運諸掌今乃疑吾心之良知爲未足則多學而識其將愈於一以貫之乎良知之明也譬諸鏡然廓然精明萬象畢照初無不足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詩讀書以尙友也前言往行以蓄德也皆磨鏡以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沒溺於聞見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爲不足而求諸外以增益之故此擬愈密揣摩愈巧而本體障蔽愈甚終



亦不能照而已矣博立格物即戒懼擴克一箇工夫非有二也果以爲有二者則子思子開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曾氏之樂與孔顏之樂無以異者特有生熟之別耳故常爲之說曰童冠詠歸之樂日至月至者也簞瓢陋巷之樂三月不違者也曲肱飲水之樂純亦不已者也其功一也由日至月至而守之則可以三月不違矣由三月不違而化之則可以純亦不已矣若以放浪形骸留連山水爲曾氏之樂則夫子喟然之與不亦輕乎凡此皆鄙心之所疑而不敢以隱者也無由面訂有懷耿耿佇望德音慰其饑渴

復聶雙江文蔚

宗兄寧至辱惠教言以病冗未及復也做邑之害漸次平寧覈田以明虛糧捕寇以安流離皆當道諸君子之賜久安長治正在今日若得均里甲以平苦樂懲窩黨以絕芽孽則數十年之利尙克賴之越中之論誠有過高者忘言絕意之辨向亦駭之及卧病江干獲從緒山龍溪切磋漸以平實其明透警發處受教甚多夫乾乾不息於誠所以致良知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致良知之條目也若以懲窒之功爲第二義則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者皆爲



利語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以放乎四海性之本體也有所  
壅蔽則決而排之禹之所以治水也決排之功夫豈不勞然  
惟因其壅而導之未嘗以人力加損故曰行其所無事若忿  
慾之壅不加懲窒而曰本體原自流行是不決不排而望放  
于海也苟認定慾窒爲治性之功而不察流行之體原不可  
以人力加損則亦非行所無事之旨矣高明靜得其何以批  
教之

簡鮑復之

于叔歸承手教懇懇具感故舊之情扶疾南歸杜門謝事時

與原理子東交砥互礪每當得意處未嘗不念吾復之也學  
之不講聖門所憂所謂講者非以資口耳所以講修德之方  
法也下文所指聞義而徙不善而改便是講學以修德之實  
下手處明德之明人人完足遇親而孝遇長而弟遇君而忠  
遇妻而別遇朋友而信無徃非明德之流行流行之合宜處  
謂之義其障蔽而壅塞處謂之不善學問之道無他也去其  
不善以歸於善而已矣若舍人倫日用而別有所謂講學則  
將得罪於聖門宜吾復之之所謂詆矣病體未得愈雖瘡口  
稍合然遇勞輒復發南都勘保已久而題覆之本尙未見報



幸於當路一贊之使得靜養元氣以除苛毒則賜退之惠勝於引進矣臨楮不盡瞻望惟力善自愛以慰遠望

復黃致齋使君

君侯莅吉未及期年而庶士庶民眷然懷思至今不能忘扶疾南歸目擊時事遇盜賊猖獗權豪橫肆士習流漓必相與慨慕曰使致齋公在當不至此因嘆儒者之効章明顯著如此旬宣之政不得之吾邦而得之閩何吾邦之不遇也崇卑者爵內外者地而素位以行之功無往非學願君侯日擴素學以尊主庇民使閩人之思猶吾吉人非吾道之大快乎

王生師觀歸辱賜教諄切振其怠弛而鼓舞之雖在疾疾敢不惕然以奮所示已發未發之旨及主靜寡欲之說是見日用切實工夫直寫胸中所自得然鄙人所聞亦不敢不竭盡其愚夫良知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指其寂然處謂之未發之中謂之所存者神謂之廓然而大公指其感通處謂之已發之和謂之所過者化謂之物來而順應體用非二物也學者果能戒慎恐懼實用其力不使自私用智之障得以害之則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大公常順應若明鏡瑩然萬象畢照未



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矣主靜寡欲皆致良知之別名也說致良知卽不消言主靜言主靜卽不消說寡欲說寡欲卽不消言戒慎恐懼蓋其名言雖異血脉則同不相假借不相襯貼而工夫具足此先師所謂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也高明深造其何以嗣教之武夷佳什未得奉和近稿寓上求正

復戚司諫秀夫

扶疾南歸杜門謝事是以海內知己坐闕馳訊而左右廼軫存之欽服高義竊聞聖門事業在止至善至善者良知之真

純而無雜也是真純無雜之體常寂常感常大公常順應故無衆寡無大小無逆順隨所遇而安之是之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之學山中靜養與惜陰同志時相切磋亦頗悟得此味古人所以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正爲實見得是耳吾兄以與學勁節當明天子四目四聰之任所以爲德爲民自有定籌向題卷兩分詠卷以贈伯載兄謹錄一通求教不激不隨大公而順應之乃是鳳鳴朝陽之德若從俗以靡與急於一逞皆雜以自矜用智非真純之本體矣汝中兄同志之雋所得最深若時相砥礪同升中行吾道之大慶也合併未期



臨風瞻望小詩并錄清覽風便不靳鞭策之

復王東石時禎

明水使者致教言殊感誘引之勤以多病所困遂稽于奉復  
吾兄靜養日深註述日富多士日歸斯文之望也敢不罄竭  
所聞以求是正先師格致誠正之說初聞於虔州以舊習纏  
繞未敢遽信及質諸孔孟漸覺有合處然後敢信而釋之蓋  
聖門之論學未有不行而可以爲學者故學之弗能弗措其  
功事父而未能也則學之爲父子焉從兄而未能也則學之  
爲兄弟焉先施而未能也則學之爲朋友焉故曰我學不厭

而教不倦又曰爲之不厭誨人不倦爲也者爲仁聖之道也  
誨也者誨以仁聖之道而欲其爲之也由此觀之則學之爲  
知行合一也可知矣聖門之論智未有不行而可以爲智者  
故知斯二者而弗去乃爲知之實而擇乎中庸不能期月守  
者則比於自投罔獲不得爲智由此觀之則智之爲知行合  
一也可知矣忠信修辭一章尤爲明盡自其忠信之存於中  
謂之德自其忠信之見於威儀言辭謂之業德業循形影初  
未可岐而二之知至至之進德居業之始知終終之進德居  
業之成以其始條理而言故曰可與幾所謂智之事也以其



終條理而言故曰可以存義所謂聖之事也知至知終者知也至之終之者行也始終條理知行未嘗離也由此觀之則智之不可專以知言聖之不可專以行言其亦可知矣孟子大成之譬正以比三子之爲小成也小成之樂亦必金以始之玉以終之若謂三子饒於聖而畧於智則將謂樂之小成饒於玉而畧于金世寧有此節奏乎樂之一字必兼金玉射之一矢必兼巧力有三子之玉必有三子之金有三子之力必有三子之巧特比諸孔子有大小偏正之殊耳以意逆志是謂得之此孟子讀書之方也大學古本固未可必其爲孔

門之舊然以孔門他章例之如克己復禮修己以敬出門使民忠信篤敬皆未嘗先知後行也曾子之自言如仁以爲己任臨深履薄遠暴慢鄙倍則皆合知行而言之由此觀之則大學之爲完本而無關傳其亦可知矣大抵先師之教與諸儒不同者以求理於心而彼求理於物也求理於物則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求諸外以增益之故不免以探討講究爲學以測度想像爲智若求理於心則良知之明萬物皆備知善而克之不善而遏之如權之於輕重度之於長短無俟於揣摩而自得之矣來教乃疑舍知而務行不免毫釐千



里之繆此傳之者未審也其謂格致是明此心之天理誠正  
修是體此心之天理則已知天理之不在物矣然格致誠正  
修皆明德之功明德如明鏡非用工摩擦則自私用智之障  
未必能去而大公順應之體未必能復故明道先生曰天理  
二字是自家體認出來若未體而先明是先求磨鏡之方未  
嘗實用<sub>其</sub>而懸料其明明其可得乎病體尙未愈不得樞趨  
請教廬陵諸友約以七月既望會于青原擬力疾買舟赴之  
若得子敬同令姪本仁乘輿一來相與切磋所得以質諸高明  
亦離索之大快也近作數篇錄上求教佇望德音慰其饑渴

簡湛甘泉先生

碩德重望正宜啟沃 明主以柄國是而復置諸南畿豈天  
有意於南畿使成人小子獲終所依歸乎古人課君子之功  
以安富尊榮與孝弟忠信同科是或一道也願明公無秘華  
扁以藥來學雖在疲癯必俾全其天年使萬物一體之實學  
融液貫徹而無壅滯此公之所祇承天休者也不肖之身分  
宜屏斥乃至累堂尊寮友爲之悚仄不寧然賴師友平日之  
訓於行法俟命頗有依據幸不至手忙脚亂耳近有友人勸  
令緘默以藏者益荅之曰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義理今人理



東坡先生集 卷之五 十三  
會義理猶是利害須是吾輩自攷自証無一毫夾雜始得故  
言足以興非以干祿也默足以容非以避禍也此皆明哲之  
流行時而措之不可以人力加損公素愛我者其何以印證  
之朱侍御質直而有志幸加切磋以光斯文餘惟爲宗社加  
愛

答周順之

孫友使歸久乃得來札所論離索既久困挫既甚良知亦不  
能作主張此誠吾輩通患然既知得病痛就可於此鍼砭衆  
議朋興此志自定便是實致良知手段其間時勢之難遂儀

文之難徼頽俗之難從就良知精明處自有天然一定之則  
可遂則遂不可遂則止可徼則徼不可徼則止可從則從不  
可從則止真是鳶飛魚躍天機活潑初無妨礙初無揀擇所  
患者好名好利之私一障其精明則播糠眯目天地爲之易  
位矣願順之更精察之從親於昏處貧無怨二說皆得之但  
須從良知本體上體認庶免毫釐千里之差耳汝光敏而篤  
實宜之文藝甚爽快正好相與切嗟同升光大時義數篇覺  
得牽纏處多且時於格式不合此必順之以爲細故而畧之  
古人寫字作文皆是調習此心故無大小無敢慢若以細故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四  
畧之亦涉於不敬矣先師謂獅子捉兔捉象皆用全力願順之留意焉

簡方時勉

就醫錢塘甚勞遠來多病所困殊無相長之助潘司教處復收軫問感服感服敝邑惜陰之會舉于各鄉而春秋勝日復合九邑及贛撫之士會于青原交砥互礪甚有警發乃知吾輩工夫須有必爲聖人之志則精神命脉真純不雜而穿衣喫飯步步皆實學若比擬文義依憑言語以博聞強記測度景象終不免落入虛見矣虛見者如門外而談堂堂下而談

室雖百猜百中終非真實實見者在門談門在堂談堂在室談室橫說直說皆是真實不誑語矣時勉來札語意猶有出入猶是以聞見測度非自得之功其末謂昏弱之甚習蔽日深故擺脫不開擴克不去此却正好商量以時勉之質豈是昏弱特以平日就文義言語上測度故不免障蔽須是從擺脫不開處著實擺脫從擴克不去處著實擴克務求自快於良知而不肯因循以自誑則動靜自合機內外自合原人我自合體有不待比擬想像而得之矣聖門修己以安百姓之功只是一敬字課實見敬字面目則卽是性分卽是禮文又



東坡先生集 卷之五 十五  
何偏內偏外之患若岐性分禮文而二之則已不識敬何以  
語聖學之中正乎甘泉南楚諸公講學南都及時精進以求  
實得良機不可緩也海內知己合并甚難而書問徃復動經  
歲月是以直述所聞以効切僣有所未安不靳詳示

復李谷平憲長

青原再會同志四集渴望長者一臨以匡翼之而貴恙所阻  
甚矣嘉會之難也令郎惠來獲奉至教所以磨偏去蔽宛然  
如面談感服感服所論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孔門之學也今  
日學術必無以異於此此正平日所服膺以爲聖門開示要

切之訣一知行貫德業脩始終盡在此章敢述所聞以求正  
夫德業非二物也自忠信之存主謂之德自忠信之運用於  
言語威儀謂之業知行非二功也自主忠信之精明謂之知  
自主忠信之真純謂之行始終非二截也自主忠信之入門  
謂之始自主忠信之成就謂之終故篤恭之功卽其內省不  
疚之不息者也篤行之功卽其學問思辨之不息者也後儒  
乃以知至至之爲致知爲進德以知終終之爲力行爲修業  
將無失之支乎知至知終者知也至之終之者行也始終條  
理知行未嘗離也故知事親從兄而弗去乃爲智之實而擇



乎中庸不能期月守則比於自投罟獲不得爲智此孔孟之學術也學術異同只是學者所行有偏正故所見有偏正道若大路然非有二也行路者自二之耳慢罵毀斥之戒在後生輕俊者亦誠有之似此習氣只是好名求勝非有真切爲己之志便不可以入忠信之道矣然異同之間亦當慎察同於孔孟者不可以苟訾異於孔孟者亦不可以苟徇晦菴先生平日所尊信者二程也灑掃應對本末之辯窮理盡性至命之旨畢竟未合於一則將謂之毀斥二程可乎大學中庸或問歷取諸家異同而指摘正救不遺餘力何也道也者天

下之公道也公言之而已非以黨同伐異爲一家之私言也近跋大學古本頗述此意謹寓上求教佇望藥石以起風痼

答林掌教朝相

彭顯甫歸脩道執事正身以率士禦盜以靖民儒者作用自與俗態不同欽服欽服所集大儒道統書以表率諸士務期變易士習消除客氣各以聖賢自期待且丁寧以自是自足自暴自棄爲戒此非成已成物自強不息之功何以及是亟與崇福洞淵諸生傳誦以廣嘉惠第中間數處尙於鄙心未安不敢不竭其愚以求正夫濂溪明道二先生真得鄒魯不



傳之緒來教以定性之篇爲內外合一動靜兩忘之學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而主靜之說乃曰學者先須杜絕人事閉門靜坐收斂身心習靜之後隨事精察至於動靜兩忘聖學其庶幾乎則似以明道爲成德者言而濂溪乃爲始學立法是不察始學成德之無二項工夫矣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聖人之所以立人極也君子修之修此者也小人悖之悖此者也其非先習靜以至於動靜兩忘也明矣視聽言動分爲四箴則雖欲其簡要亦自不可得而來教又謂心有主宰遇非禮則勿視勿聽將無以非禮爲在事事物物上求之

乎心有主宰便是敬便是禮心無主宰便是不敬便是非禮而又曰主敬則能克己克己則有主宰是何其兼搭而互和也自其心有主宰廓然大公而不雜於人謂之天德自其主宰之流行物來順應而不雜以霸謂之王道所謂大本達道存神過化皆是物也而廼以定性一書爲天德備周禮一書爲王道備得無岐而二之乎高明自遠見示而拳拳有枉顧之命此其中或有不自安者幸反覆切磋以各申其情古人云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其正在于今日乎五山淺齋皆同道之望而伯寅良家邑之彥也相與虚心求之時以見教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一  
至望至望美中行揮汗奉啟暑雨不節惟爲道加愛

簡胡鹿崖巨卿

專使惠問備感高義承示自檢之功以隨起隨失爲惻而懼塵俗之墮充此一念沛然莫之能禦矣近力疾永新赴蓮坪諸君之約因獲與半溪徐侯切磋數日以爲聖門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也戒慎恐懼常精常明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視民之有財若吾家之蓄積也烏得而不節視民之有技若吾家之秀也烏得而不愛視民之有力若吾家之蚤作而暮息也烏得而不時故道千

乘之國直以敬事爲綱領信也者敬之不息者也非敬之外復有信也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卽敬之流行於政者也而先儒謂未及爲政得無以修己安百姓爲二乎半溪不鄙而首肯焉敢爲使君誦之敝邑同志欲屈蓮坪念菴諸公爲崇福之會若龍華尋盟遂爾戒行尤佳小詩數章奉上求教

答黃遜齋時熙

武夷勝游遠勞

枉臨得以奉新得而雅眷羨之感悚交集昨寄吾南郡侯以謝計徹覽矣所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五  
諭格物之旨是

聖門相傳脈絡正

先師苦心處萬物皆備於我乃烝民秉彜更無加損反身而誠則父止慈子止孝耳止聰目止明皆至善流貫是謂不踰矩其次致曲以求有誠則困心衡慮已百已千去其不誠以務慈孝聰明不肯一毫假借支撐是謂學不踰矩吾儕自省於慈孝聰明句句步步皆對越

上帝不愧屋漏合德合明否若稍有間隔便落不誠不誠便是正不正便非

上帝降衷之則此何等緊要何等切實願於人倫庶物三千三百處一一盡強恕而行工課則此等疑慮會有冰釋時適宿車盤燈下布復如有未安更祈詳示

答徐子弼

仲言會于青原亟稱子弼向道之志子敬來辱惠手教讀之明懇切實殊爲斯道慶幸遷善改過卽致良知之條目也果能戒慎恐懼常精常明不爲物欲所障蔽則卽此是善更何所遷卽此非過更何所改一有障蔽便與掃除如雷厲風飛復見本體所謂聞義而徙不善而改卽是講學以修德之實



其謂落在下乘者只是就事上點檢則有起有滅非本體之流行耳先師之教幸未廢墮者正賴此心此理之同然須不牽文義不墮支節不驚高遠平平蕩蕩就人倫日用間實用其力庶幾有光明時若扶東而倒西亦凜乎其可懼也來書種種色色隨其自來聽其自去之語亦是物來順應之旨然尙覺生澁有語病俟工夫熟後自將融化矣合并未期願言加愛風便不靳時振策之

再上黃宗伯致齋

益不類嘗受教于君子矣故自謫廣德不敢以書通政府雖元老舊寮或有世講之誼亦未嘗以尺牘相及恐涉干進以玷師友獨執事畧勢樂善眷眷詔愛誘之以爲可語益也其可拘拘而不思以道義相報乎年來靜居草莽時與同志近裏切磋見得吾黨工夫各就其質之近或以謹厚或以通敏或以簡默或以剛介其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須是自易其惡自至其中方是文之以禮樂之學禮樂也者非他也中和而已矣學不期至于中則好仁好信皆不免於蔽而智與不欲終未得爲成人明公慨然以斯道爲任翁受敷施其亦嘗察於此乎今天下之士扼腕言禮樂矣其亦易惡至



中以端其本乎其亦比擬鑽研以鋪張于枝葉乎

聖明在上寤寐堯舜而中和位育瞠乎唐虞何也三復來教發  
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功而曰經文其命脉三禮其皮膚  
經文其準繩三禮其平直則緩急先後可謂善握其機矣更  
望洗心積誠爲

主上精白言之夫心體之不中者非以忿懣好樂有而不化乎  
其發而不和者非以親愛賤惡辟而不節乎果能慎于獨知  
不使自私用智雜之則大公順應以天下爲好惡雖甲兵錢  
穀無往非禮樂之四達不然則以一己爲好惡雖玉帛鍾鼓

亦爲虛器彌文焉且故曰忠信以得之慎獨者也驕泰以失  
之不慎獨者也嘻其機微矣先師平日精神備在大學而未  
盡展布天其有意於今日之夷夔乎若夫

國本之當預人材之當收民生之當愛武備之當戒此皆好惡  
中之先務惟公相時而亟圖之舊所作文十篇錄上求正佇  
望藥石以洗夙痼

再簡聶雙江

數年趨弔之情始力疾一遂而周旋旬日辱飲食而教誨之  
羣俊畢集精氣自翕振其怠弛以奮迅於紅爐之焰不敢以



水雪滓吾本體益也拜賜大矣亟欲具謝而往來不易復勞  
墨教先之感悚感悚所云言語感人爲淺而無行不與方是  
成已成物之學知不足以通晝夜則於良知本體尙隔幾重  
公案此自濂洛以後無此箴規敢不自責自勉以求無忤於  
厚望乎其以頻復之學與義襲同科此却尙有商量夫謂之  
復者以不失其本體言也集義所生則本體流行矣以集義  
爲事而或忘之則猶不免於有失也此正聖門日至月至知  
及之之學若服膺而勿失便是顏氏矣失在於頻不在於復  
故得爲無咎若義襲而取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恐不得與

無咎例論矣切磋之餘更望終教之明春假館崇福以自收  
歛以求助於同志庶其有濟吾兄亦宜取友自輔必待事畢  
而後入山事豈有畢時邪大事之襄雖疾當勉其餘種種盡  
可廢閣養德養身只是一事無時而無意無時而無知無時  
而無物無行不與通乎晝夜方是致知格物之學時因便風  
惠以新得

復毛古菴式之

年來僻處與同志切磋舊學於世味頗覺超然獨念海內名  
流無從一商至當之歸耳辱教言遠賒且示與希古平嵩諸



君子徃復佳製宛然如面命感服感服大兄腳踏實地以不欺爲主積久純熟自然光輝然尙覺文義所牽纏於鄙心有未安者夫謂君子之學以檢束身心爲先務而持敬涵養最是着實工夫其要自不欺始不知檢束涵養與不欺爲二乎抑爲一乎又曰苟能由此實用其力自動靜語默應對進退之間敬義夾持不知不欺之功卽敬卽義乎抑敬義在不欺之外乎其謂道有本而學有要猶曰樹有本而種樹有要也若怠忽其要而謂之知求本不可乎夫教以不欺卽是慎獨卽是思誠其與立志向同乎異乎魚鴻有便更望詳批

教之向所論聖門高第亦各有病痛非敢妄議先哲也康齋所謂見明道之有獵心而知聖人之可學也以三子之日用親炙宜得其門矣非聖人之點化則克伐不行終非復禮必信必果終非比義億則屢申終非一以貫之其所以成章進德正自聖人鍼砭中來今欲求聖門醫案須從此處體驗各察其症各服其方庶幾有受用處不審高明以爲何如靜菴後事極荷扶恤伸通亦勞賜之預感預感杭錫賢薛圖南諸同志更祝汲引友人近刻古本大學問附以鄙見謹寄上求教



復陳明水惟濬

孟夏拜所寄雙江處書拳拳示以處患難工夫非以能恬然  
 安受為難須加反躬省過方始有進步此是吾明水經驗得  
 効方敢不祇奉周旋古人所謂困心衡慮而後作作者言良  
 知之奮發不可屈撓也微色發聲而後喻喻者言良知之明  
 覺不可障蔽也若弗作弗喻烏在其為增益不能乎峴臺再  
 會同志感興而吾兄所得亦復不淺其謂決去壅遏則本體  
 原自流行至其精明廣大處又見日有不同向看他人沉溺  
 若不相聞今却有不容已謹賀明水之日新日富矣以往來

乏便未即具復平崖使至乃喻為瘡疾所困而養火山間友  
 朋離索殊無日新之益此却正好商量古人自成自道本體  
 常自流行若以友朋為盈涸則所指奮起精明或是意氣景  
 象而非本體矣如何如何講學之風大患在空言象山對症  
 之劑願與同志大家服食之歸自青原杜門靜養日見得從  
 前測度想像自以為功而不知反增一層障蔽今之空言而  
 無實行者正坐測度誤之也子弼仲言大任皆同志可畏平  
 崖復有跟脚須盡心以協其成若消涉因循則痛癢便不切  
 矣力疾揮汗不盡瞻歧貴體幸加愛



簡夏東洲于中

金陵抱病幾至危殆尋醫問藥五載尙未愈而吾兄患苦又復過之豈骯髀者之數奇乃適相偶邪萬里謫戍猶在玉門關內非

聖恩優念狂直未易得此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東西南北將惟命是聽惟負罪引慝正已而無怨尤乃是今日實際學問願日新令德以滋天休聖門之教只在情性上做工夫故開卷之首曰說曰樂曰不愠使學者自證自驗愠則戚戚說與樂則蕩蕩毫釐千里決諸吾心而已矣遠地亦有相過從者

否子弟從之孝弟忠信成已成物自是一項事勿云閉門註方而已何以發藥起其夙痼

復石彥伯郡守

青原之會先師嘗命之乃今十有四年始克一集交亘互礪同志甚覺奮發不意仙舟咫尺竟爾相違信嘉會之難也所示揀擇害道皆有我爲之根足見新功切實處良知之本體本自廓然大公本自物來順應本自無我本自無欲本自無揀擇本自無昏昧放逸若戒慎恐懼不懈其功則常精常明無許多病痛特恐工夫少懈則爲我爲欲爲昏爲放雖欲不



東坡先生集 卷之三 二十一  
揀擇有不可得爾高州雖遠其爲天地萬物一也持慎獨之  
教以往勿怠勿息以收中和位育之效譬諸舟堅舵固又何  
巨浪颶風之患此吾兄今日之素位實學也索居之慮正是  
吾輩通患然獨知之明卽是嚴師爲其所爲欲其所欲無爲  
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便是終日在陽明洞中矣舜敷兄  
不知何時履任此天之所以相高州也幸同心協力以敬承  
天休

簡歐南楚崇一

朱道長行寓簡奉啟嗣獲教言卽遣小僮聽命而延久未歸

何也聶雙江會講永豐羅念菴會講吉水陳明水會講臨川  
皆追悔從前淺狹有人我見天不廢斯道其有濟乎大學豪  
傑之萃也吾兄宜曲加汲引不可放過徃歲侍先師于虔王  
巴山自廣歸見忍咳與談談劇復咳咳止復談客退請其故  
曰是定山壻有文學後輩所歸若轉得巴山則六合之士皆  
可轉矣乃知仁人以萬物爲一體惟恐一人不獲盡其性便  
是自家盡性工夫若稍涉因循則痛癢便不切矣何如何如  
近來見得聖門高第亦各有病症故隨症而藥之使歸於中  
節介自檢不肯於事上放過而本體未能潔淨此原氏之學



也故不許其仁篤信謹守獨立規模硜硜然而不可回此卜氏之學也故以小人儒戒之穎膚多聞以意見測度想像亦時復得之此端木氏之學也故斥其億則屢中與辟咳同科今日吾輩之功除虛內事外銳進速退者不論其着實用力猶不免落入前數種症須痛掃此症始可語屢空之學矣力疾奉啟風便不靳詳教之

荅薛中離尙謔

九月五日收彭山兄處所教言及研幾錄知日新之功鼓舞來學在於師門可謂克家矣多病所困正爾因循得此一鞭

敢不警惕以圖前進所示開拳見子箇數自明不勞猜量此真中測度之病又云是非逆順景界猶時有礙乃知聲臭未泯還是形而下學問非有志於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邈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何以及此今同志凋零存者復散慢先師未了公案尙及時完之緒山龍溪已返越中弟以來春爲幼兒畢婚過此可入名山矣佇望大兄棹舟東下遂侍以行先期幸一示之研幾所錄多發揚宗旨然間有不緊要處亦有鄙意未安處夫謂君子蕩然皆春生此仁體也陽舒陰慘何者非春天命天討何者非仁豈以當任與不當任而異乎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二十九  
望更一研之再以見教

簡歐汝重

寶城之會過辱教誨登坵臨流陶然自適脫去世味直求天真古人所以樂朋聚而患索居者其先得所同然乎歸家以憂虞惚冗便覺不同雖強自提撕終無凝聚渾成之趣乃知吾輩不及古人只是不能恒其功耳聖門之教正是恒久其功故本體流行更無壅障見大賓承大祭吾良知也曰如見如承只是時時如此而已已所不欲吾良知也曰勿施於人只是時時勿違此而已此何等簡易何等切實何等兢業何

等恒久願與吾兄協力圖之仲瞻諸君約會書岡以望日爲期能乘興約同志一臨之尤佳

荅徐波石子直

汝愚道高志恒切瞻歧杜門養疴未克請教而左右先施之感服感服聞諸師友聖門之教以致良知爲要只毋自欺一句便是誠意正心格物之訣竅處果無自欺便是自謙故自其精明之無障謂之智及自其精明之無間斷謂之仁守今旣說良知而又求所謂智及將無騎驢覓驢已乎吾輩今日自檢之功果知善而著之乎抑如好好色而無以尙之乎果



知惡而掩之乎抑如惡惡臭而不使加其身乎稍有自欺便非自謙能與不能只從此分更無別玄關可入也如何如何聖明在上寤寐三代致齋諸公復以斯文爲己任此正諸同志行義達道之良緣也然仕途風波泥淖易於震撼汨沒湏操船執轡常精常明使修之於家而行之於天子之庭草莽雖病敢爲萬里祝之末由合弁臨風耿耿時惠新得一振怠弛

再上甘泉先生

廖曰進歸辱教言之貽劉汝繼復致軫念卽已轉報九邑同志灑掃青原以共沐陶鎔之化而延望未至將 聖眷優渥

有賴啟沃之引翼乎古之君子其去也以義其留也以禮故志未得行不苟於淹志苟得行不亟於去此皆明哲之運用時而措之不可以人力加損以公之久於斯道其處之審矣多病之軀視舊稍健時與文蔚達夫諸同志切磋於大行窮居不加不損處頗窺見意味夫弁冕弱並弛於首則異矣而首之本體未嘗加損也赤鳥傲屣施於足則異矣而足之本體未嘗加損也世之殉于權勢惟恐失之與一遭擯斥若不能終日者正坐加損累之耳何時面命少沃離索冬氣漸寒惟若時加愛以迓天休

簡呂涇野宗伯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三十一  
側聞考績西歸遂闕馳候及收教札知復至南都慨然有念於讎講之好感悚感悚病體視舊稍健今春出館崇福寺中與門生兒子緝理舊學而郡之耆艾與四方之彥時造焉乃知平日病痛尙是比擬文義想像光景自以爲爲學工夫而不知於良知本體反增一層障蔽迺欲持是以抗羣論宜長者之不許也聖門之教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私欲也故出門使民造次顛沛前倚衡無往非戒懼之流行方是渾與不離聖學之篇以一者無欲爲要而定性之教直以大公順應學聖人之常濂洛所以上接洙泗

一洗支離纏繞之習正在于此未審高明深造以爲漸可與語否麥使君行布此求教何以發藥藥其不逮

答洪子明

收季夏六日書謂無動無靜皆我致良知之地永不願退落豐蔀中爲之躍然及如之來讀仲秋十一日書乃猶有疾于貧動于名私意客氣不勝其滯滅之病則又愀然以懼不識子明將何以對治之也春來與同志聚處崇福寺中見得吾輩之病亦有二種有自志來者有自工夫來者致良知之志直下潔淨不容一毫染著而或有染著此工夫之病非志之



東原錄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三十一  
罪欲致良知而沾帶一二分世味不肯潔淨則其不潔淨處  
乃志之病非工夫之罪病在工夫則一加警惕便可融化病  
自志來則不免容隱須洗心改圖方可以入堯舜之道所望  
同志諸君各察其病各用其方大家神輝皜皜無失本體則  
千里之至祝也世間美質亦不少然不文之以禮樂則好直  
好剛皆不免於蔽而知與不欲終不得爲成人文之以禮樂  
者中和而已矣周子所謂易惡至中卽聖門之好學也由嗒  
師辟終是有未融化與屢空之回畢竟殊科已與如之三友  
反覆切磋願與吾子明同勉之菊坡遺稿尙未得暇方構書

舍燈下布復時因便風惠示新功

答余汝定

同志聚處方以爲樂歲晏別去未嘗不懷念也遠厓惠問具  
見雅志聖學不明被舉業埋沒多少豪俊將六經明訓以發  
策決科榮身肥家恬然相與安之非吾汝定之愛其身也焉  
能幡然改圖乎然幡然改圖亦不外於舉業而得之何者舉  
業之所習皆六經明訓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果能行其所是  
去其所非則言行相顧可以入於慥慥君子矣知是知非便  
是良知行是去非便是致良知良知之不致正以出入於公



私紛擾於利欲也故向所講論皆提出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私欲也戒慎恐懼常精常明則廓然大公良知之體物來順應良知之用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始乎致曲終乎能化始乎向綱終乎篤恭更無二工夫二劫驗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正毫釐千里之幾從良知精明流行則文武之好勇公劉大王之好貨色皆是天理若雜之以私欲則桓文之救魯救衛攘夷安夏皆是人欲先師所謂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論濁清喫緊爲人正在於此如舉業一事言行相顧便是天理行不顧言便是人欲若謂因人

欲以引入天理則尙未穩也循天理則便爲福徇人欲則便爲禍於此果實見得則其求福當如饑食渴飲眷然不能捨其避禍如畏蛇蝎如避醜毒凜然不能安若終日悠悠則尙出入於公私紛擾於利欲之病也紛擾利欲之人安危利蓄不可告語使其可告語則幡然改圖又孰禦之使者告歸急以小構書呈草草具復願言精進以慰遠望

答余相之

盛暑勞惠問且質所擬具見高志新功不替離索爲之躍然所答戒懼銷磨之說亦已得之其間難等語則尙有出入程



門所謂非明睿所照而強索至此此吾輩之通病也今欲在強索上求通不免測度比擬終是雲霧中觀物須是在明睿上求通則常精常明不容障翳如秋陽當空容光畢照更何疑何惑乎始學工夫與聖人原無二項然亦自有生熟難易向在南都有疑聖人之功異于始學者僕答之曰王逸少所寫上大人與初填珠模者一點一畫不能一毫加損問者爲之大笑然遂謂填珠模者與逸少便是一律亦似未瑩安仁利仁只是一仁誠與思誠只是一誠何獨至率性修道而疑之果知性道之非二物則自知率與修之非二功矣如何如何

復季彭山使君

天假德星以照吾吉吉人之所胥慶也而臨江乃得專之中離兄訂約而至亦不獲參互切磋以究至當之歸耿耿可念執事憂近時學者失自然宗旨流於物欲特揭龍德之警惕變化以箴砭之可謂良工苦心矣特剛柔善惡之分於鄙情尙未釋然是以遲遲未敢復也夫三才之道曰陰陽曰剛柔曰仁義仁義剛柔陰陽之流行中節處則爲道爲善其偏重不中節處則爲過爲不及爲惡故乾之上九剛也以過而曰有悔坤之六五非柔乎以中而曰元吉君子之乾乾不息正



以能晦能顯能屈能伸若四時日月錯行代明故果行育德非以奮發也嚮晦宴息非以因循也容民畜衆非以兼愛也儉德辟難非以爲我也明罰勅法非以立威也議獄緩死非以售恩也此皆乾德之變化時而出之不可以纖毫人力增損若以剛柔蔽善惡得無尙有未瑩乎已專二友涇中離人復古書院侯少湖公案考約蓮坪雙江諸兄至青原公能秉公務一臨之慶幸何如

再簡季彭山

夏末臨江使者歸寓簡馳復矣承諭誤認自然之說具見新

功古之君子虛已取善浩浩若滄海之納百川百川日夜宗之而不能外由此其遷也警惕變化自然變化其旨初無不同者不警惕不足以言自然不自然不足以言警惕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滯自然而不警惕其失也蕩蕩與滯皆有適有莫不可與語比義之變化矣向所陳乾之上九以剛而曰有悔坤之六五以柔而曰元吉似不可以剛柔分善惡而來教若有未允嘗卽各爻而攷之則需之九三不如上六之終吉蠱之九二不如六五之用譽噬嗑之上九不如六五之黃金頤之初九不如六四之虎視大過之九三不如初六之白



茅離之九四不如六二之黃離并之九二不如上六之有孚  
旅之上九不如六五之譽命高明試思之再以見教夫陰陽  
剛柔仁義本一道也因三才而六其名耳故自其流行中節  
處便是善其偏重處便是過與不及便是惡若必以陰陽剛  
柔分善惡不知仁義又將安屬之乎蕭灘嘉會末由請正書  
問往返終不詳盡安得天假良緣再侍泮宮之切磋乎小兒  
却言言不遑教不靳牖迺預感陶模

簡洪峻之道長

鄭景明過山房知憲節莅楊卽具柬以候而教言適至申之

以佳章將之以厚儀感服何可忘令先君狀實真篤行長者  
善慶之報顯道不爽顧空疎不足以闡之所望日懋戰兢以  
施有政事君交友以丕顯繼述則鄙言且賴以永矣承諭居  
常體察究竟此身尙賴執持其於無聲無臭性與天道之妙  
未盡豁然此正好商量處高明之所謂執持其果戒慎恐懼  
乎抑涉於安排而臆料也戒慎不離常精常明去自欺以求  
自謙此文王亦臨亦保亦式亦入之學故其詩曰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文王之純卽天命之於穆  
不已也一涉於安排則便是大聲以色長夏以章非性道之



東原錄卷之三  
卷之三  
三十一  
本體矣本體流行原無間斷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稍有壅塞卽與疏濬不遠復者也幾微之間理欲通障旋濬旋壅旋壅旋濬頻復者也頻復之厲亦只是欠却亦臨亦保工夫耳新刻書二本寄上求教時因風便無靳箴砭

答曾弘之

二友來承商確戒懼之旨甚快離索不睹不聞是指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所以致良知也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其各言雖異其工夫則一今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而以戒懼爲涉於起

意非特誤認戒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今且試察戒慎恐懼時此心放逸乎不放逸乎昏昧乎不昏昧乎有加損乎無加損乎得則俱得失則俱失未有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自堯舜以來曰兢兢曰業業曰克勤克儉曰不邇不殖曰亦臨亦保曰忘食忘憂曰不遷不貳皆是學也使有簡易直截如或者之說聖人何靳以示後學而諄諄以第二義爲訓乎慈湖所謂不起意者不起私意也故其紀先訓曰人關防人心賢者關防自心天下之心一也戒謹則善放則惡其送子之官曰兢兢不兢兢卽禍福榮辱之樞機今厭末學之玄妙而弁



罪慈湖慈湖有所不受矣小人之起私意昏昧放逸作好作惡至於穿窬剽劫何往非心特非心之本體耳水之過額在山至於滔天襄陵何往非水然非水之本體矣戒懼以不失其本體禹之所以行水也隄而遏之與聽其壅橫而不決不排是二者胥失之矣何時一來更商新得

再簡洪峻之

嫺友趙別駕致教言申以名紙佳筆之惠祇服高誼宛然如面所諭吾人所患只懼此志未乾乾耳此志不息則性道原自具足又安有所間隔誠然誠然程門釋乾乾最為簡暢曰

乾天也乾其乾者言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故如好好色而無以尙如惡惡臭而不加乎身便是動以天爲無妄若知善而著知不善而揜便是多少人僞迷謬其天則矣壽巖講章所謂誠意一章乃聖賢一大緊關頭腦知得此頭腦則工夫始有著落若徒務外近名竊取口耳聞見之似以誇諸人至於知有身心之學而又摸擬想像以爲終身踐履之地者則亦不免於行不著習不察自欺之罪恐終不免卽以傳示同志無不惕然增慕也大學中庸皆提出慎獨之功此是孔門相傳正脉是中隱微十目所不能睹十手所不能指惟良



知獨覺莫見莫顯於此潔淨無徃非潔淨於此夾雜無徃非  
夾雜夾雜便是自欺潔淨便是自謙慎獨也者去其夾雜以  
復其潔淨之本體而已矣來教乃曰慎獨是自慊之功存主  
處又曰慎獨之功又只是箇誠敬意思雖欲混合而語句不  
免開析此莫是尙爲文義纏繞否風便更批示之用舍無恒  
行藏有定粹然一出於正而無一毫係累孔顏自許正是本  
體潔淨非羣弟子所及世俗通病只認得箇有才能有勲業  
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箇無技能無勲業無著述的聖人江  
門之詩曰却憐夜半留雙睫早爲人間了六經六經之了繼

徃開來而反憐之何也程門謂唐虞事業自堯舜視之不過  
一點浮雲過太虛假使舜不遇四岳之薦終於耕稼陶漁以  
老焉其將不得爲天地萬物一體乎大宰以多能爲聖而子  
貢言又以兼之夫子猶恐其起學者之病旣學做聖人又須  
學做多能故喫緊以療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今之學士  
大夫果能信其不多而無疑乎果能視唐虞事業如浮雲乎  
果能以夜半了六經爲憐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有所意必有所係累不論忿懣好樂皆非天德不  
論畏敬賤惡皆非王道故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是義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三十一  
也豈獨秦漢不識自程門大公順應而下識此義者鮮矣無  
由合弁臨風懷歧佇俟新得一振離索

復宗兄本固

去偏就中自是聖門成法然中極難識非立志專而用功熟者  
往往以質之所近潛制默奪而未之知也無後之憂雖情性之  
正然亦自有中處就如父母之喪深憂鉅痛然先王之戒猶曰  
毀不滅性所謂性者動亦定靜亦定雖憂苦拂鬱中而精明本  
體未嘗動搖如明目然雖涕泣縱橫而光明固自若也知此則  
知未發之中矣積德寡欲一味便是種子仙方其成不成命也

君如命何疆爲善而已矣詩藁中間儘有得意者亦有錯雜意  
思不相浹洽者大抵情景相感益然而發則喜愉悲苦皆得其  
實若無所感觸而強作詩言以摸寫之正恐無病而呻吟耳

復高中丞

憲節按敝郡以多病所困未得趨候辱頒郇翰重以寵貺揣  
分省躬何修而可以承此徃時虛糧之害害及困窮而富者  
坐享其利今覈田尋糧專爲困窮解脫而富者雖巧無以自  
遁然富者徂於舊習遂以爲厲已緝緝翩翩陽擠而陰撻之  
得大君子洞燭民隱毅然不搖以溥更生之福方思與山童



野叟歌詠盛德以昭垂無疆而謨光下逮更以謝爲詞曷勝  
愧悚若臺下欲昭激勸之典則楊郡守危節推經營匡翼於  
上諸公奔走勤瘁於下皆可錄也多病之軀仰贊末議猶有  
所不逮而何功之敢居然尊者之賜未可以却謹對方司訓  
頓首以謝若夫編審之公所以善丈量之成也往時糧至二  
三十石者止充甲首而二三石者乃充里長以輸納則不完  
以勾攝則不伏展轉負累百孔千瘡強者迫爲盜賊弱者驅  
而流亡甚可憫憐更望各公畫爲章程以均苦樂萬民饑渴  
之願也方謝而復以請自知得隴望蜀之哂然良師帥之於

子弟拯其水火而莫諸衽席亦當無所不用其情矣

復魏莊渠

黃正之歸自越轉致教言凜凜然敏事訥言之規敢不祇服  
以無負厚愛今伯載聚處里開洪甫復來柄郡教斯文之興  
其幾先兆矣願時加汲引交砥互礪以爲來學標的道天下  
之達道也古今人共由之有所錯誤有所偏跛則相與指示  
期趨于中行古之人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意正如此  
無由趨侍杖几曷勝馳慕風便幸時有以振策之敝邑虛糧  
之害甚於焚溺賴當道以丈量拯之庶曰更生之機而富且



貴者惡其害已驚然欲去其籍萬民皇皇無所措手足天矜于民未知何以終之明公萬物一體之志并以附啟

荅龍雲東

使至辱存問殊感故人之情政行遐荒上獲而民治進修之功足可徵矣特云羈思鬱鬱則似尚有揀擇在須消此查滓無使爲出治之梗乃佳積篋錄所得日以高遠三復披讀甚有警發至與龍湖論學書有曰今之論治道者責難於君必曰天德王道及退而反觀未知克盡與否是何責君父厚而自責薄也壯哉言乎夷吾偃衰是豈知此味者更望戒慎恐

懼無使造次顛沛而違使中和位育之效身親見之斯文之大幸也存養省察尚似作兩頭用工向所謂不睹不聞卽是獨戒慎恐懼卽是慎謂由中以應外則可謂制外以養中則不可未知尙能記憶否耶

簡洪覺山

高郵邂逅殊未盡承新得入京以多務驅馳非病體所耐因缺于奉候龍溪寄所徃復簡乃知高明於良知有先天後天之疑此於意見將無有所倚否微有所倚便非肫肫皜皜之本體故有許多枝節出來此未可以爲語病而忽之也君子



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殊順應大公者良知之體順應者良知之用原無許多包藏粘滯窒塞偏枯不停當處譬諸水之過額在山而認以爲水之咎水其受之乎長安之別十有六年事體禮數日與昔異所賴同志四集時相儆惕磨偏去蔽勃勃向切實平易處庶不負師訓友箴耳

簡唐荆川

戒懼中和中和位育此是聖門相傳發率若律呂歷數所謂有司存者曾氏既得其宗豈以道器爲二觀依仁游藝緩急自別何如何如近會舜渠司成互言所病僕謂初入朝市恒懼紛華撓素志而渠謂久住山林無良友生意不免蕭索因相顧以嘆古今兩項症候耽閣了多寡豪俊安得出門如賓使民如祭繁劇而常定岑寂而常克乎

復林子仁

良晤未遂悵然興思教剖之貽示以新功雖未傾倒差慰離索矣良知本體天運川流無晝無夜無古無今謂之有所見則不睹不聞謂之無所見則莫見莫顯故中庸一書三言微顯正欲學者真見真得不離須臾今日日來工夫深愧未能平等不免時亦有見則似專以有見爲病果若而言則叅前



身居身分三之三  
卷之三  
四十三  
倚衡又須下轉語矣程子之言曰必有事焉却是行其所無  
事誠然誠然以爲點化學者有事之偏則可若孟氏宗旨原  
不用添註脚也高明之言得無點化有見之偏乎便中更詳  
示之

簡霍渭厓宗伯

向所示任肩宇宙立世極矩非公之力量氣魄其誰當之所  
望日懋戒懼以致中和古之人亦臨亦保亦式亦入故不大  
聲色而萬邦作孚直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同神而並化以  
公之好古而篤學其亦有異聞乎

簡傅仲言

擬峴之別桃華又兩度矣教言遠貽悔悟懇惻具見新功其  
曰空談本體未嘗實湊工夫此吾儕通病然良劑不外是矣  
拜賜拜賜良知本體自舜與蹠自回與賜自孔與夷惠一也  
而一以爲善一以爲利則知之致未致耳一以爲屢空一以  
爲億中則致之至未至耳一以爲清和一以爲時中則至之  
中未中耳來札謂儘有地步儘可持循其咀嚼真味而欲人  
人服食之乎聖門自叙課程只在庸德庸言兢兢翼翼不敢  
放過何嘗有玄妙捷徑卽此便是本體何如何如青田小陂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三  
流風未泯淨掃層雲杲日當空後來者之責也願言珍愛以快遠望時因便羽無靳新得

簡上許松臯年伯

益廢處邱壑自分棲遲 優恩下及俾守吏事方夙夜戰兢無以報稱而

宮僚妙選復濫列名流之末此在明公整頓人才幹旋化機顧不肖非其類也將何以仰酬

國寵而求無負衡鑑知人之明乎病體不耐勞未便于北詢諸耆舊誼須北上俟秋涼戒行尙圖面請也天下人才在公掌

握潛移默化惟視所以風之故上好正直則正直進矣上好廉潔則廉潔進矣上好恬退則恬退進矣公世臣矣體國承家萬代瞻仰所願永肩斯道以滋 天休

簡復胡雙洲

西園聚講得奉切磋甚服高志以發舟有期未克與諸友從容究之次日渴擬話別以竟所懷竟成虛望耿耿可念戒懼中和中和位育此是聖門相傳正脉吾輩只是欠却亦臨亦保工夫故尙有係累尙有斷續不論忿懣好樂終非天德不論畏敬哀矜終非王道今只相與勉於乾乾惕若須臾勿離



則裁成輔相便在目前孔子所謂修己以安百姓更無二塗  
轍矣若止以比較於異同推測於文義則去戒懼實學尙隔  
幾層談食說飲其有濟饑渴乎諸同志皆勃然汝臣及祁沽  
祁庸咸有向上志吾兄以身倡之毅然爲吾道赤幟千里之  
至祝也

簡復馬問庵督學

黃樓之宴得奉清教以方畏暑欲速發舟不意舟夫稽緩及  
遇盜警甚悔嘉會之不洽也屯命所遭荆室遂至于大變而  
病體亦幾危始安坐是關於候謝重勞慰問殊感雅誼所示

復禮之訓卷然誘之使言謹述所習以求商確常攷聖門所  
說己字未有以爲私者曰君子求諸己曰古之學者爲己曰  
正己而不求於人皆指此身而言此章凡三言己字而訓詁  
不同似亦未安故常謂克己復禮卽是修己以敬工夫敬也  
者此心之純乎天理而不雜以人欲也雜之以欲便爲非禮  
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修己以敬之目除却視聽言動便無  
身矣不雜以欲而視聽言動焉則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  
之聲音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卽是修己以安百  
姓故曰天下歸仁與篤恭而天下平無二塗轍高明以爲何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五 四十一  
如有所未安無靳詳示

簡東塘司馬

宋之備邊初無闕隘然而講水利開地網樹林木猶能以限胡騎今邊關如故而歲縱驕虜大斬吾赤子若探囊取物饜足而自返仁者所痛而義士所憤天佑宗社改絃而新之期望大展素抱以主之以對羣望以一洗死者之冤而再振生者之氣夫賄賂不通則貪夫自革請託不行則諂夫自斂貪者革則廉正奮矣諂者斂則樸實生矣于以變剝削爲溫飽變因循爲振作變奔潰爲固禦變死傷爲凱旋事半古人而

功倍之矣丁卯鹿鳴豪傑森立雖在草莽未敢自棄明公諸君子日承天休以光于史冊俾空疎有所藉手幸孰大焉長兒義得舉幸托令孫世講之末凡百幸垂指教之

與訥庵董翁

華蓋出遊過勞欵愛久稽馳謝殊用懷跂令子佳孫日侍壽祺天報謹厚卽此其驗惟懋隆晚節以光前休師保魁元其權在天孝弟忠信其權在我行法俟命聖門之律令也

與董生兆時六章

青原再會渴望一來以商新得而竟以事奪信嘉會之難也



身身錄卷之五 卷之五 四十七  
手札所示具見真切作聖之志然未知日用工夫果能到此  
地位否良知之精明人人具足然而或精明或障蔽則存乎  
其人學者果能戒慎恐懼常精常明而縱橫酬酢無一毫間  
斷則卽此是善更何所遷卽此非惡更何所去一有自私用  
智之障得以間隔之則須雷厲風飛遷而改之如去目中之  
塵而復其本體之明頃刻不能以安便是實致良知手段故  
嘗謂乾乾不息於誠所以致良知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  
致良知之條目也不知兆時以爲何如有所未安不惜詳示  
大學古本或問奉覽

又

在顧山房甚見新功以文字所累尙未盡切磋之懷安得龍  
溪諸君駢然萃止以共了此事乎別後欽之兄繼至相處旬  
日皆以懸料爲障以實際爲功甚幸吾道之不孤也君家琳  
琅觸目可愛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使恂慄日密而威儀日著  
則倚倚之盛將不在淇澳而在流坑矣勉之勉之

奉教札良快懸跂憂患艱危正動心忍性增益不能境界就  
此砥礪方是對景實學不是浮泛口說近來同志覺得浮泛  
處多故辯博雖精而對景終不得力須是掀翻窠臼洗刷隱



微實尋肫肫皜皜面目始有進步若以有欲心體承擔無欲  
學術畢竟自誤誤人何如何如春分祠畢卽入青原師泉兒  
已先往矣得約明水兄及同志一臨共究歸宿至望至望  
令卽定甫至得切磋一月良快渠甚頽爽得專志不分可期  
有成也吾輩講學日多而成德日寡只緣起脚一步志向不  
曾潔淨猶有包謾故種種世情觸著便發縱強加點檢終是  
下岸補漏近方猛自怨艾從人倫庶物不敢放過日漸有進  
步處高明日施有政諒自有精鍊工課風便更詳示之文藁  
臆勉奉酬諸師諸友之望能相與服行之俾不爲空言至祝

至祝

客歲訪流坑獲聞令政日宣爲上下所信甚慶斯道之可行  
也樂邑丈量貧民更生之機得文旌榮擢一歸以贊之庶早  
濟乎同志諸君聚青原切實鞭辟不落虛談興趣窠臼將有  
得力處未知文昌諸友亦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時時不踰  
矩否鄙言錄上求正令卽定甫告歸草草布啟日慎一日雖  
休勿休古人工課原無厭倦願言珍愛以滋天休  
令第光明至獲枝江手翰具微不忘之念士君子以身許  
國兢兢然思盡其職不可以崇卑繁簡乃貳爾心古人無衆



寡無小大無敢慢正是馭朽隕淵一泓脈絡世之因循鶻突  
至于秦越恣然正坐忽于戒懼不離之學耳鄙言一幅奉座  
右切偲之助冬遊記一本備清覽

與董生兆明

文山祠下擬一商新得而咫尺支江竟以疾阻令人殊耿耿  
春和日暝百昌咸遂遠惟家庭師友與時偕新近小構書舍  
與同志切磋其間迺知吾儕不進尙是牽引未斷白沙先生  
詩曰巖前老樹藤纏殺路上橫枝竹掃低浩然之氣本自剛  
大一爲物撓將潛奪而不自覺不纏不掃以超于萬物非大

丈夫其誰任之洛村約以孟夏五日會于青原已轉告中山  
雙江諸君赴之得乘輿約貴邑同志以溫舊學亦大快也大  
學古本或問友人近刻之附以鄙見寄上求正

勉董明建兆明諸友丈量

荒年可閔方修鄉約以爲弭盜救殍之策同室一體眞有不  
容已者若自處飽煖而不卹人之饑寒自圖安佚而坐視人  
之顛危此惟無惻隱之心者能之故不仁則以隣爲壑仁則  
以推溝爲已任樂安之焚溺極矣極則變變則通其不能通  
者只是未能絕去不仁之念而澆悍目前利耳仁者樂天知



者畏天不仁不知以天道爲茫昧孰知上帝臨汝神明洋洋  
在上在左右耶二十後復古大會已畢卽聚青原能借永豐  
諸同志一切磋之尤望

荅明建司元司憲兆明書

兆時自諸公處歸相處旬日覺得切實平正甚爲吾道幸諸  
君來札亦皆懇切悔悟甚矣董氏之多才也所云因莊敬持  
養之難遂生厭心聞本體流行不用工夫之說便自以爲悟  
到所云只從等待中虛擲歲月只管人面上粉飾只管從動  
後記過所云沾滯夾帶未得乾淨以故沒起頭沒下梢無受

用處諸君自知之明真是分曉矣先師遺訓卽病卽藥何待  
他求曰莊敬持養是本體流行則亦莊敬持養之而已矣曰  
此學少不老實下工止將橫抹說過亦與時文伎倆無異則  
亦老實下工而已矣曰作輟之病俱不能免總緣志欠真切  
則亦真切之而已矣果能求快其自知之明而不忍於欺之  
則時有離合心無離合終日如師保之臨古之人不顯亦臨  
無斃亦保由此其純也賓朋酬應繁冗燈下布此奉荅不及  
專達統冀德昭

簡介溪相國



南雍馳侯以來吏不謹爲水所傷坐增罪戾明公正位台鼎  
而益屏伏草莽未敢通政府茲長兒義得舉北上誼當趨見  
長者謹布賀以謝

聖眷方渥任遇日隆所望以開誠布公集衆思廣忠益舉萬世  
長策以致

明主于三代者天下來世舉集于公公之訏謨遠猷具籌之熟  
矣聖門論休休大臣無他技能在聯屬天下以成一身故以  
天下思慮爲思慮以天下聰明爲聰明以天下動作爲動作  
故宗社莫而生靈康頃者聶子平陽之功明公表薦之豪杰

欣然有展布四體之願而當事者例謫之聞者愕悚引伸觸  
類則相國所以旁求而翁受宜不可後嘗讀漢武之紀好儒  
術則有伏董好文詞則有枚馬好武功則有衛霍好刑名則  
有張趙好農則有趙過好朴直則有霍博陸四海大矣惟上  
所以風之耳益弛擔以來結行窩于石屋以緝舊學入春獲  
償衡嶽之遊將以次歷名山了夙緣詠歌皇極敢忘大造

簡熊北原元宰

金陵辱誨愛別來三載懷仰如一朝夕 登庸自北畫錦榮  
歸後時始聞未獲馳賀政府書札本不敢通恐涉干進以玷



師友而小兒得舉北上誼當趨見長者謹再拜布賀以謝  
聖眷方渥寵遇日隆天下公評所以賴來世史筆所責望舉集  
于明公明公展布素蘊匡弼

皇極當犁然大慰天下來世之情矣邇來受知魚水驟登寅亮  
徃徃不理於衆口下之則招權總貨市恩而報怨次之則因  
循歲華有將順而無匡救所望以開誠布公集衆思廣忠益  
慨然建萬世長策以致

明主于三代非大兄諸君子其誰身任之丁卯鹿鳴豪杰森立  
惟懋承天意以光汗青



...友朋小兒得見...  
...方澤...  
...公...  
...天下...  
...不...  
...無...  
...致...  
...三代...  
...充...



